詹姆斯·乔伊斯早期对意识流的探索

唐 旭
(衡阳师范学院 外语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 意识流标志着西方的小说技巧、文学观念、哲学思维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乔伊斯最大的成就是为意识流小说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早期创作过程中,他运用精神顿悟不带成见、不加评论地描写生活,使读者在《都柏林人》中感受到他与书中描写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感官印象、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等意识流技巧得到更广泛地运用,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好像被一个无形的、冷漠超然的创造者创造出来。文章重点探究的是意识流艺术形式与文本主题之间的联系,阐释艺术形式对主题的演绎和深化。

[关键词] 《都柏林人》;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意识流; 精神顿悟; 瘫痪; 成长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2-0096-05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二十世纪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意识流小说之父。乔伊斯一生创作的四部小说: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尤利西斯》(Ulysses, 1922)与《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 1939),无一不是备受关注,经久不衰的传世佳作。所谓意识流,就是人们的思维过程,人们通过各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感知外界的各种事物,然后经过联想,根据事物的过去和现在,推断事物的未来发展,从而找出它们的内在规律,这种心理活动就是意识。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心理意识中。意识来源于现实,同时更加强烈地支配人的活动,从而改变现实。因此对意识流的描写,不但有利于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写,而且能更好地描写人在各种事物中的心路历程,更好地描写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能更好地使读者了解事物的全貌。乔伊斯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对意识流进行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通过打破传统时间和空间概念的约束,借助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各种方法,运用异地同台、时空交错的更迭变换形式,强调柏格森的"心理时间"才能真正揭示小说主题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深刻揭示出生命的本质,民族的意识、人类纷乱复杂的精神世界。

本文试图通过联系乔伊斯意识流与他的早期作品,开始对乔伊斯作品的意识流进行整体认识,逐步揭示出乔伊斯如何一步步演绎这种登峰造极的创作形式。意识流艺术技巧与文本主题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二者必须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由此,把乔伊斯文本主题放到乔伊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并与其他不同的风格、特征相互作用,会克服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所固有的局限性,进一步揭示出乔伊斯文本的深刻内涵。

一 《都柏林人》中意识流的最初发展

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以爱尔兰首都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初都柏林市井百姓痛苦无望的生活经历与麻痹平庸的心态,并深刻地揭示了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麻木不仁、昏昏蒙蒙、瘫痪的精神状态。这部由十五个故事组成的短篇集子展示了各种人物同僵死和瘫痪的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他们失败之后痛苦不堪的精神感受。作者按照人生的四个阶段(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生活)来描写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和万花筒似的社会生活。尽管《都柏林人》由十五个单独的短篇组成,但它却强调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爱尔兰社会的政治、精神及道德的瘫痪[1]。"瘫痪"作为贯穿这部故事集的主题将独立成篇的故事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整体。在创作形式方面,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开始了对现代小说的实验与探索,已经将视线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采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悟(epiphany)来展示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探索意识流的文学表达方式。

《都柏林人》并不是一部意识流作品,但是乔伊斯早年在《都柏林人》中通过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顿悟时,就已将创作焦点转向人物的意识领域。人们的思维活动,即意识还没有形成意识流时,把各种意识联系起来,进一步经过归纳总结,由量变到质变,形成精神顿悟,也即突然发现了事物的本质,或者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顿

[收稿日期] 2010-02-28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乔伊斯小说美学成长思想研究"资助(编号: 08C168)
[作者简介] 唐旭(1976-),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悟, 也就是意识的瞬间升华, 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茅塞顿开。乔伊斯早期的作品, 虽没有意识流——即思维过程流动的描写, 但已经注重思维最终的总爆发——精神顿悟, 即思想最后的升华。

《都柏林人》就是由一系列类似的精神顿悟组成的, 人物的每一次顿悟都展示了一种道德或精神上的瘫痪。它与意识流本质是一致的, 是意识流发展的最初阶段, 即通过展现人物的语言、动作, 或意识, 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 精神顿悟的片段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有些是街头偶然听到的并认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极为无聊和琐碎的谈话内容; 有些是缺乏主动性的被动的动作, 还有一些则是产生于头脑中的意识片断。这三种类型的精神顿悟分别在短篇小说《阿拉比》(Araby), 《伊芙琳》(Iveline)和《死者》(The Dead) 中得到充分证实。

《都柏林人》第三篇作品《阿拉比》描述了一个孩子对朦胧爱情的浪漫追求及其幻想破灭后的失望心理。小说结尾, 小男孩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一个即将打烊的摊子前面, 刚好听到一个举止轻浮的女郎在与两个青年男子打情骂俏:

"哦, 我从没说过这种事! "

"哎, 你肯定说过! "

"哦, 肯定没说过! "

"难道她没说过?"

"说过, 我听见她说的。"

"啊, 这简直是胡扯。" (Dubliners, p. 24)

尽管这段庸俗的对话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调情玩笑而已, 但他在孩子的心中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是在这一时刻主人公产生了精神顿悟, 由幻想的破灭而获得了自我认识: 他"抬头凝视着黑暗, 感到自己是一个受虚荣心驱使和嘲弄的可怜虫, 于是眼睛里燃烧起痛苦的怒火" (Dubliners, p. 24)。主人公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实际上使他经历了一次达到自我认识的心灵的旅程。他所听到的这段无聊的对话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使其产生一种突然的心领神会。他突然感到自己梦寐思之的"阿拉比"只不过是个昏暗、简陋的集市, 而那个庸俗的女郎仿佛是对他浪漫理想的无情嘲弄。乔伊斯采用精神顿悟的手法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人物的微妙的心理变化, 而且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即在死气沉沉的都柏林社会中, 甚至连天真无邪的孩子也无法摆脱瘫痪的阴影。

《伊芙琳》故事中, 精神顿悟通过象征性的动作来表现。19岁的爱尔兰姑娘伊芙琳生活得并不幸福, 不但担负起照顾全家生活的重担, 还要忍受父亲暴力的威胁。当她黯淡的生活中出现亮光时: 她和一位年轻的水手相爱, 并决定一起私奔到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安家, 她却不能主动采取行动, 把想法变成现实。在故事结尾, 她离家出走的想法彻底流产, 即使那位水手对她大声呼唤"来! 快来啊! ", 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 无可奈何地, 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瞅着他, 目光中既没有恋情, 也没有惜别之意, 仿佛望着一个陌生人" (Dubliners, p. 29)。残酷的现实使她顿悟到, 家庭的困境不允许她私奔。这幅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正是乔伊斯竭力刻画的精神顿悟, 精神顿悟与象征交织在一起, 生动地展示主人公没有勇气冲破传统的罗网, 不敢迈向新生活。伊芙琳是瘫痪的典型, 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患了瘫痪病, 面对着新生活的召唤, 她就像中风似的, 动弹不得。

乔伊斯的精神顿悟在他的压轴篇《死者》中得到了最精彩的发挥。整篇小说集中表现了加布里埃尔在与其他人物接触中产生的心理变化, 揭示了他逐渐达到自我认识的复杂过程以及他最后的"精神顿悟", 即他爱情生活的失败和他本人的渺小、可怜与可鄙。小说结尾, 当加布里埃尔得知自己妻子以前的情人的故事后, 他"感到一种朦胧的恐惧向他袭来, 在他渴望达到目的的时刻, 仿佛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惩罚性的东西在跟他作对, 并正在那个朦胧的世界里聚集力量来反对他" (Dubliners, p. 191)。

顷刻之间, 加布里埃尔获得了精神顿悟。他豁然开朗, 顿时看清了自己的窘境, 并从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这时, 乔伊斯用诗歌般的语言道出了主人公的精神感受:

"加布里埃尔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的灵魂已经接近那个住着大批死者的区域。……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 报纸说的对, 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 ……大雪纷纷飘落, 厚厚的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与墓碑上, 飘落在小篱笆门的尖顶上和光秃秃的灌木上。他的灵魂渐渐地消失了, 一边倾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 微微地, 如同先前的雪花一样, 飘落在所有的生者与死者身上" (Dubliners, p. 192)。

这一时刻, 加布里埃尔的意识突然出现了跳跃, 他仿佛感到这场大雪正将他与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柏林人联系在一起。这时, 雪的形象似乎产生了新的含义。他象征着冷落冰霜的人际关系、僵死的爱尔兰社会和精神上的死亡。这不仅是加布里埃尔个人的精神顿悟, 而且是整部集子中所有人物共同的感悟和最终结论。

乔伊斯的四部主要作品, 连同他的戏剧和诗歌, 一起重复着他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与《都柏林人》从童年, 青少年到成年的发展模式一样: 青年时期充满希望和反叛; 成熟后幡然大悟, 悔恨不已; 中年时期循规蹈矩, 孤独寂寞; 老年退休和死亡。乔伊斯的书可以看作是维柯和荷马著作的重写本, 是心理分析的文本, 是爱尔兰的历史画卷, 然而贯穿乔伊斯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作品主旨的却是一条清晰、连贯的成长线索。他作品的主题非常简单, 就是人的生活, 而且他的一生致力于逐渐地书写一个巨大的人类悲剧, 一个整个人类的顿悟, 在这个顿悟中, 深刻的人类学上的神秘意识和死亡的力量取代基督教传统的对上帝和生命的信仰。为把握作品的这个主题, 乔伊斯把每部作品中小的成长模式, 诸如一天从早晨到晚上的经历, 江河流向海洋的路程和孩子长成大人的过程, 融合成一体。在乔伊斯早期的作品中, 只要有抒情和修辞的段落, 就会有具有特殊情感意义的顿悟, 或者有一种普遍的而不是个人的光彩的显现。在《都柏林人》中, 我们发现《阿拉比》中小男孩的幻灭, 《死者》中哀婉的结局, 包括《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愤怒地反对宗教的言辞以及伊萨贝拉临死之前"梦幻曲"的场景, 这些段落的情感基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调与乔伊斯的抒情诗同出一辙,而且《画像》中一段接着一段对成长过程的描写,更使得乔伊斯第一部小说如同《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一样,是一部意识流文学作品。

三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流"与成长

乔伊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下称《画像》)是现代英国文学中别树一帜的实验小说。它不仅代表了作者从传统走向革新的重大转折,而且为他从精神顿悟到意识流提供一个必然的过渡。

《画像》摒弃了传统小说以钟表时间与地域空间为秩序的创作原则,受到哲学上非理性主义的影响,根据需要组建新的时空秩序。他们遵循柏格森"心理时间"的原则,在小说的谋篇布局上打破以钟表时间为序的框架结构,跨越物理空间的界限,用有限的时间展现无限的空间,或在有限的空间内无限地扩展心理时间的表现力。无论是时间的颠倒和重叠,还是空间的错位和分解,都成为这部小说的最重要的特征。威廉·詹姆斯首先提出意识流之说。他认为人从呱呱坠地的那天开始,人的意识就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印象、感觉与直觉的综合体,汇成一股纷乱如麻、奔腾如潮的主观的生活之流。詹姆斯认为,意识与潜意识、无意识之间,以及意识的各部分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属于同一个整体,这个共同体便是人的自我。如果说詹姆斯只是提出了"意识流"的概念和肯定了无意识的存在,而弗洛伊德则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尤其是描述了处于"一种浑沌状态"、犹如"一锅沸腾的激情"的无意识。乔伊斯小说强调真实地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其描述的焦点是人物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外部的客观事实。它犹如多棱镜一般折射人的意识领域,使其不断形象化和立体化。它又好像是X射线,使读者通过人物的意识屏幕去透视其瞬间的神智活动。《画像》这部作品的风格是复合型的和多元化的,为了使小说形式能够反映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日趋复杂的意识和精神面貌,乔伊斯在创作中紧紧抓住面临严重精神危机的"自我",以透视的方式竭力表现人物流动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意识活动。在这部小说中,乔伊斯正是通过采用感官印象、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等意识流手法,将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作为小说的重要内容来表现。

(一)感官印象与自我意识的萌芽

感官印象的重要性和用来表现意识活动特性的手法都在《画像》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小说第一章以斯蒂芬对婴儿时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开头,通过记忆、感觉和联想来展示斯蒂芬意识流活动。"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月,有一头奶牛沿着大路走过来,这头沿着大路走过来的奶牛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他的名字叫馋嘴娃娃……,"这一段话是通过回忆小时候听过的故事来想象未来的生活和前途,然而奶牛和小孩相撞则预示着未来人生旅途中的阻力和威胁。"他的父亲跟他讲过这个故事:他父亲从一面镜子里看着他:他的脸上到处都是寒毛。"通过对往昔的回忆,乔伊斯将斯蒂芬对父亲与家庭的感觉和印象展现出来,父亲不佳的形象预示孩子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他那会儿就是馋嘴娃娃。那条奶牛就是从贝蒂·伯恩住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贝蒂·伯恩家出卖柠檬木盆子。

哦,在一片小巧的绿园中,

野玫瑰花正不停地开放。

他唱着那支歌。那是他自己的歌。

哦,绿色的麻瑰开放开放"(《画像》,p 1)

乔伊斯通过儿童的语言回忆过去想象未来,再通过对诗歌和歌曲喜爱来暗示其未来的艺术生涯。寥寥数语不仅真实反映孩子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形象展示了"前语言"思维意识,即保留未形成语言的意识活动过程的零碎、散乱和不完整,传达表意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接着,乔伊斯描叙了史蒂芬最初的记忆和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感知:视觉("他的脸上到处是寒毛")、听觉("他唱那首歌")、触觉("你要是尿炕了,你先觉得热乎乎的,后来又觉得有些凉")、嗅觉("他母亲给他铺上一块油布。那东西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儿。")(《画像》,p 1)。感知和事件给孩子留下一个连续不断的现在和此在,没有因果或是时间上的关联。斯蒂芬的感官印象不仅是真实意识的再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环境的现状。

(二)自由联想与自我意识的发展

接下来在小说第二章,乔伊斯采用印象主义的手法将主人公从一个场面带到另一个场面;一幅幅逼真的生活画面像电影镜头一般频繁转换迅速变化。这些生活镜头生动地揭示了一个孩子所生活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斯蒂芬开始了一个发现自我、逐渐走向成熟的心理旅程。他的感觉不是受到外部事物的影响,而他微妙的意识活动则大都发端于丰富多彩的形象之中。乔伊斯通过自由联想再现作品中人物意识的流动。在心理学中,自由联想的基本理论都一样,意识几乎一直都在活动着。在意识活动过程中,通常在一件事情上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马上从一种事物联想到另一事物[4]。乔伊斯正好抓住了这种描写经久不息、漫无中心的运动的现成手法来帮助自己实现其根本目的,即表现斯蒂芬生活的双重性——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同时并存。

随着史蒂芬思维意识的发展,他逐步认识周围的外在环境,"通过那些谈话,他开始对他周围的现实世界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他自己也必须去参与现实世界的那种生活的时间似乎很快就要来临了"(《画像》,p 67)。然而家庭的变故,现实世界的冷漠,使得这位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得不到任何家庭的温暖,"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有些事情他原以为是不会改变的,而现在正是那方面的变化一次又一次轻轻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对人世的理解"(《画像》,p 69)。他逐渐向内转,借助想象去拥抱存在于心中的美好形象"他又开始想美西蒂丝,他反复回味着她的形象,竟感到全身的血液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画像》,p 69)。这个在其刚形成已有多种隐含意义的"形象"又以其他多种面目出现。这一形象既与史蒂芬的第一次性冲动有关,又与一种朦胧中理想化的女性温柔相联,同时又似乎在暗示着一种审美冲动的萌芽。但是不管这个形象究竟与什么相关,对史蒂芬来说,这一"形象"体现的是他的灵魂与灵魂之外一切事物之间的唯一真实的联系。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种形象所展现的意识自由地来回跳动,揭示斯蒂芬的内心冲突和精神斗争。

(三)内心独白与思想意识的成熟

内心独白是一种小说用以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内容和意识活动过程的技巧。它所表达的内容或部分或全部是未及于言表的,正如这些意识活动过程在未组织起合乎理性的语言之前一直处于意识范围的各个层次上一样。内心独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内心独白;另一种是间接内心独白。间接内心独白,即一位无所不知的作者在其间展示着一些未及于言表的素材,好像它们是直接从人物的意识中流出来一样;作者则通过评论和描述来为读者阅读独白提供向导;直接内心独白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作者介入其中的现象,用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称,更广泛地使用描写和解说的方法来表现内心独白,通过对题材的选择而又可能使在逻辑上更加连贯、表面上更加统一。同时,在对处于各种状态的意思进行描写时竟可保持意识的流动性,又可保持现实主义的传统。

在实际运用中,间接内心独白往往要与意识流的其他技巧结合使用。运用间接内心独白时,首先作者要使用适量的评注将人物的意识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便使读者能很顺利地跟随人物意识进展,然后,作者自己就可以从独白中隐去一段时间。在《画像》的第三章中有一段关于斯蒂芬希望将自己的罪行向上帝忏悔的描写。在这一段中,读者似乎进入斯蒂芬的意识中,因为这一段的描写是从斯蒂芬的角度出发的。斯蒂芬犹豫着是否要将自己的罪行向神父忏悔:

"快忏悔去! 他必须为他的每一种罪孽忏悔。他怎么能对一个神父把他所干过的事都讲出来呢? 但他必须这样做,必须。他怎么才能把所有的事都讲清楚,而自己不羞死愧死? 或者说,他怎么会干了那么多事情却并不感到羞耻? 简直发疯了! 快忏悔吧! 哦,那他也许真的会再一次完全自由,变得清白无辜了! 也许那神父会知道的。哦,亲爱的上帝!"(《画像》, p 156)

从上下文看,这一段是用间接叙述的方式描写出来的,这完全是正在说服自己的斯蒂芬的语言。它反映出宗教对于成长期的乔伊斯意识的影响。乔伊斯并没有直接描述意识,因为他总是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作者出现,并不时地作些评述,对斯蒂芬在考虑的问题做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没有任何掩盖自己介入的企图。实际上,斯蒂芬是在宗教的指使下即将进入另一种梦幻般的生活。但是最终宗教辜负了他,或者说他辜负了宗教。斯蒂芬对真实的经验世界的执着使得他的宗教追求注定失败。

小说第四章中,斯蒂芬在大海边徘徊的所见所想已经清楚说明斯蒂芬朝向未来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及重要性。在小说中,乔伊斯成功把间接内心独白与象征手法结合起来,表现斯蒂芬自我意识逐步成熟。

"他的灵魂已经从他的儿童时期的坟墓中重新站了起来,抛掉了她身上的尸衣。是的! 是的! 是的! 他将和与他同名的那个伟大的发明家一样,用他的灵魂的自由和力量,骄傲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向上的、美丽的、摸不着的、永不毁灭的生命"(《画像》, p 190)。

这段话中,无所不知的叙事者介入主人公的思想意识之中,和盘托出斯蒂芬意识中对未来的展望。斯蒂芬开始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出生时就注定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意识到他那奇怪的名字所具有的预兆。此刻,他心潮澎湃、情绪激昂,好像从古希腊神话中那位擅长建筑和雕刻的能工巧匠迪德勒斯身上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增强了自己从事艺术创作的信心和勇气。他的过去就其本身来说没有意义,他问:"他的童年时期现在哪里去了?"(《画像》, p 191)独白中的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日记中记录的"自己"疏远了、异化了。但从更重要的方面看,通过时间他现在可能已经首次具备能力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自我。他意识到,只要从他那正处于变化过程的真实自我这方面看,从他作为未来艺术家的史蒂芬来看,过去的记忆都有意义——实际上,也都有真实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乔伊斯,这位艺术家,在写《画像》时他也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家形象。

在《画像》的结尾,间接内心独白转变为日记体的直接内心独白。最后日记用的是第一人称,作者什么角色也没有扮演,而是整个人消失了,意识的流动完全受斯蒂芬自己支配,不管读者感觉如何,直接将意识展现给读者。

"四月十六日。走吧! 走吧!

拥抱的胳膊和那声音的迷人的符咒:大陆的白色的胳膊,它们已许诺要紧紧地拥抱,映衬着月影的高大船只的黑色的胳膊,他们带来了许多远方国家的信息"(《画像》, p 295)。

正如前面所言,斯蒂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去国离家,"从定义环境的网中挣脱出来"。那么,他要想得到完全纯粹的东西,就必须到全新的世界去寻找。因此,作为批评家的斯蒂芬比作为艺术家的斯蒂芬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中,他从回顾过去向展望未来的转变,是一次从依赖记忆、指向过去的模仿艺术向生成艺术的转变。从此,神明般的艺术家将会创造出尚未成形的东西:创造出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形象,或者创造出"他的民族还未创造的良心"(《画像》, p 295)。

四　结语

欧洲的 20世纪早期是标新立异、拒绝权威的反偶像崇拜时代,威廉· 詹姆斯的意识流概念、法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亨利·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 1941)的自觉主义学说、心理时间学说以及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 1939)的精神分析法和梦的解释等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作为一名文学革新家,乔伊斯与同时代的一些杰出的现代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共同探讨现代文学改革中的新理论和新问题。尽管乔伊斯并没有为现代主义文学制定任何纲领或发表任何宣言,但他刻意追求新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的实验主义精神使其成为现代主义的具体化身。乔伊斯一生创作的四部经典名著一部一个台阶,不断探索和发展新颖的意识流表现技巧,揭示现代社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会中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从《都柏林人》中的对话、动作和象征性语言所表现的精神顿悟,到《画像》中感官印象、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所演绎的人物思想意识的流动,无不体现出乔伊斯在早期作品中对意识的探索和革新。然而,文学形式总是用来表现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透过《都柏林人》的"精神顿悟,"读者看到的是20世纪初猥琐瘫痪、平庸麻木的都柏林人众生相。令人窒息的环境极大地束缚青年艺术家的成长,半自传体成长小说《画像》运用感官印象、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来表现青年艺术家斯蒂芬思想意识逐步成熟的过程。尽管乔伊斯并没有像在后期作品中那样极大程度地依赖意识流技巧,但从表现形式上来分析,乔伊斯在早期的两部作品中都以突破传统形式的束缚,具备现代派文学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71-78.

[2] 袁德成.詹姆斯·乔伊斯:现代尤利西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07-120.

[3] 黄雨石译.詹姆斯·乔伊斯著.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

[4] 程爱民,王正文译,[美]罗伯特·汉弗莱著,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52-54.

[5] Joyce, James. Dubliners.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2005.

Research o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James Joyce's Early Works

TANG Xu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marks the transi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echniques, literary concept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from realism to modernism. Joyce's greatest contribution lies in his developing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In his early literary creation, Joyce employs epiphany to depict life without prejudice as well as without comments so that the readers can sense his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described life in Dubliners. In 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sensual impression, free imagination and soliloquy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which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the characters seem to be created by a formless, cool and superior creator.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rtistic form and textual them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ep meanings of Joyce's early works.

Key words Dubliners; 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spiritual epiphany; paralysis; growth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